本館開設北京正陽門外櫻桃斜街中間路北

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大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陰歷歲次癸丑年四月十九日

群強報

本報出版第三百四十九號（星期六）

電話南局五百零三號

今日另有附張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本報價目▶

（京師）零賣每份銅元一枚 每月銅元三十枚 [illegible]

（外埠）[illegible]

◀各代派處▶

（北京）鐵老鸛廟
家京報海甸文
報處地安門
東義慶齋
城宮門口
新豐市場乾益生
（外埠）天津本報
魯處郭祠南梁
李茂林通州合
定公興報房張
天利報房奉天
吉林與友琴黑
醒華振興華民日報

三慶園

（白天准演太平和班）（陰歷癸丑四月十九）

李翠仙（楊翠鳳）
小紅寶 曹秀山
（孫）一清
陳嫵寶 一斗紅
（李金壽）（盧華云）

李金善 寶庄
喜（金）
李（大）水
喜金 ⻏
李紫霞
寶奎 宮
釣（金龜）
大文武 翠文 紅魁

（金）鳳仙 卜達子 算糧登殿
（鄭）紅翠 林俊卿 （捉放宿店）
（于）小霞 陳嫵寶 別宮祭江
（梁）雨樓 小金翠 ◀奉▶ 馬湖

廣和樓

（正陽門外）（肉市東早演）
白天 四月十九（鴻慶班）

（章）久峯 賈世亨（天聰）球
何佩亭 周瑞安 （收）關勝
德珺如 岳家庄
席關山
（姚）佩秋 陸鳳琴（貪）歡報
（傅）少山 小永常春寶 馬鋼

（九）陣風 閻嵐庭 ◀洄洲城▶
（劉）鴻升 龔雲甫 （四郎探母）
文啟 梅蘭芳 斷后龍袍
（陳）
（金）秀山 （劉）景然 （開山府）（陸）杏林

福壽堂

癸丑四月十九 全班白天准演

（小）玉恒 （殷）（傻）
（賈）翠英 （大）（劈）棺
（小）艷粸 小鐵翠弓緣
（花）桂寶 花（借）衣 寺芬

（李）翠芬 花桂（辛）安驛
（金）紅鑽 明月（汾）河灣
（杜）金紅 小蘭（斬）芝（子）
（張）金紅 小（三）飛（上）央轎

本館職任 發行兼編輯 侯德輝 住本館
印刷 郝寬臣 住鐵老觀廟協通字館
電話南局四百六十二號

演說

利己利人

健鵬

利之一字　是人人所注重的　不論作甚麼事　都因為有利　然後才能作去　這是一定的道理　萬沒有求利光求害的　既然把這個利字看的很注重　究竟這個利是怎樣的求法哪　求利的法子可是不少　僅先說利己利人的法子　然後再說各項之利

利己之道　是總得知道這個利是能求是不能求　是可求是不可求　或是看着有利　其實是有害的　或是明明有利　並沒有害的　或是有利也有害　有害也有利的　或是利多害少　利少害多的　等等不一　是自己得看明白了　然後再作去　若是不然　不但不能求利．反倒是求害了　就拿一個人說　幼時有父母養育　將到了八九歲的時候　自己本不知道求利　他父母自然也就不肯教他去學生意的　以為商業一途　不是一等人作為的　若是把他送入學校　他自己又不願意去　即便勉強入學　也是三天打魚　兩天晒網　一味的不願去．他的父母再一溺愛不明　由着他的性兒　怎樣就怎麼樣吧　這們一來　要打算他大了有利己的能力　那不是做夢嗎　再說人的性質聰庸是不可概論的　為父母者　看他是什麼材料　就教他去學什麼　也不可有總得學這樣　一定不准學那一樣的拘執才好　雖然是這們說　他要是自己不知謀求　淨游手好閑　消磨時日　豈不是不求利己　將來必定是一點准落兒沒有嗎　或者他有特別的能力　大家也許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哪　左不是偷盜搶奪　路劫明夥　稍好一點的　就是承襲那一等侯爵（鎮樁侯）　為一輩子生活的宗旨　依此看來　這利己之道是不可不謀求的了

若說利人之道　就是博愛的法子　按說同是一國一種的人　大家都應該互相親愛　既然親愛　就得憐恤苦同胞啦　說起這憐恤的方法來　也是很不容易的　譬如十人之中有九人不能求利　難道說這一個人的利　能夠分給這九個人嗎　即便立時分給九人　那九人拿着也無濟於事．反到連原有利的　也成了無利的人了　那位說人家外國創出一個均產的主義來　到了如今全國的人民　居然是一個窮人也沒有　我們國怎不這們辦呢

若說人家這個主義　固然是不錯嘍　可有一節　要是與我們國人民的得過且過心思　倚賴的性質一樣不知求利　只知坐食山空的思想　般　到了如今　還不是窮上加窮了嗎

還有一說　是利己還不行　若再加上幾個分利的　您想這個事　是萬不能為的吧　記者略說一個比方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陰曆四月十九日

有願助者請交龍泉孤兒院代收可也　彭翼仲謹佈

大家聽聽對不對　假如一個人　稍知利己的進步　或者是略有利己的道路　他父母　歡喜　想着自己的兒子能夠掙些銀錢　供養他老夫婦　就想著娶一房兒婦使喚　不然是七姑姑八姨要給他張羅一頭親事　或是本人無知　無事生非　終日吵鬧　他父母明白他是鬧媳婦哪　莫若就給他說一門就結啦　於是託親戚託朋友給他說一個家小　好容易說妥當啦　過不了多少日子　就把媳婦娶到家中　自要媳婦娶到家　還愁沒有嗎　由此生齒日繁　如今年光不似昔年　到不了幾年的光景　甚至於天天連窩窩頭小米麪餅子　都奔不上了　現在這樣的事　是磕頭碰腦的都是　細想起來　自己何苦找這個麻煩到了如今　大有早知今日　何必當初的情况　此等言論　並非記者抱定厭世的主義　與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的方針　是望求大家果能利己有餘　亦不妨兼利於人的意思　我們大家果有利己的慾望　那利人的心思　就不必十分講求　(因爲人人俱有能力　無凍餒之虞的原故)　而且再有分利的人　大概也不至於窮困了　不但大家不能窮困　我們民國也許强大起來　到了那個時候　生齒更是增多　誰敢分我們的土地　奪我們的食指　就憑這大羣人嘴　也能咬他敵國幾口啊

◎國事要聞◎

南北勢力之比較◎近有洋囂派某　由保定致其友人一函　比較南北種種勢力　頗類痴人說夢　而不肯安分之態度　亦於茲可見　其內容如左　(一)南北兵力之比較　統計北方之兵如東三省陝甘晉豫齊新疆　及北洋著名之師　其他如張倪姜江之兵　共拱衛軍　綜合之亦不過二十餘萬人　而東三省之兵　防宗社黨及鬍匪尚慮不足　新疆及陝甘等省　兵力甚微　且不能南下　晉省之兵力　多年歸化城附近　且爲張紹曾所統　姜軍已半赴熱河等處　拱衛軍拱衛老袁尚且不足　且其中有前清之禁衛軍夾雜其內　(半係旗人)　不能用命可斷言也　所可持以與吾南人爭者　不過北洋原來之數師及姜江張倪所率之兵而已　統計之亦不過十萬人　吾南方以湖南湖北　(有元洪在尚未識如何)　江西安徽江蘇五省之兵　約在十師以上　除防土匪及寶山外　所用爲第一可得五六師　兩廣閩浙繼其後　(四川兵力　已在打箭鑪一帶　貴州兵力微弱　雲南爲小蔡所據)　再以海軍而論　趨向未可定今得確實消息　(海軍部派一將校來保　領去槍械數萬子彈百萬粒　運往天津上海分配各艦隊及營)　由此觀之　陸軍則我已佔優勝　此不足懼者一　(二)兵器之比較　吾國軍隊兵器複雜南北皆然(今春由德國運來毛瑟鎗六十萬枚在保　近聞黃克强先生購有大宗軍火　果確則去此一大弱點矣　不不足懼者二　(一)軍官及士卒之比較　中國軍官程度甚低　南北一轍　而吾南方之軍腦中　尚有國

寶源金店重張廣告　本號收買荒金沙金專賣飃條錠金赤葉精造十足赤金新式異樣首飾各界徽章獎牌無不精益求精價廉物美並俄國盧布羌帖各國鈔票發兌銀圓本號向在東

正昌呂宋煙公司廣告

本公司自造[illegible]長葦咀坪煙時與帘煙並售各名廠雪茄呂宋煙咀咀呷煙前等貨無不全備在北京天津歷有多年久蒙紳商　賜顧而遠無不馳名零整批發價值格外從廉如承惠顧請移　玉前門外施家胡同東距路南認明本行招牌為要（五十八）

本行主人謹啟

家思想　北洋軍官　下級官由兵士出身者居大多數）　及士卒之腦經中　惟金錢陞官及官保而已　苟以之當吾南方新銳之氣　則不戰自靡矣（試視前歲南方以未經訓練之士卒　足與之決勝負即知之矣）　此不足懼者三（一）交通及補充上之比較　北方京漢津浦二大主綫　於作戰上誠有莫大之利　然吾南方則到處河流貫通　物資豐富　而北方於補充上所可恃者　不過德州兵器廠　及天津之數小廠而已（至於特別上補充購自外國等）　伊蒙阻碍之南方牽制之　當更難我百倍　此不足懼者四（二）一般人民之比較　吾南方雖係下愚之人　尚知國為共和世凱不過一總統　亦人民之公僕耳　吾欲去則去之欲留則留之　北方人能達此意者實居少數也　此不足懼者五（一）財政之比較　吾國財政困難　以北方為尤甚　此非自今日始　此不足懼者六（一）外交之比較　俄國無論對何方面　均持破壞主義　此不待言　至於美國則贊助吾南方亦自不待言　日本自改山本內閣以來　民黨勢力日甚　諸野心家漸退　雖不能的贊助吾南方　而陰則民黨贊助之　亦可牽制英俄矣　德之在東方之勢力　尚未足與美法抗　而法人與德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防之無暇　又焉有暇及我　此不足懼者七（一）綜合以上觀之　吾南方已佔必勝之地位　烏可懼人　但此次戰爭　名雖南北　實則與袁黨爭　又共和與專制爭耳　袁黨人中非僅為北人也　吾黨實居其多數　如兩段與姜江王等皆其心腹　此次戰爭幸而勝　固可達到我同胞之希望　不然則雖招瓜分亦所不惜　所謂不自由毋寧死是也

獨立聲中之湖南

●湖南叛黨近日屢催譚督宣布獨立　又在各處開秘密會議者日必數起　本月十二號該黨在烈士祠開秘密大會　到者百餘人　限制極嚴　非有臨時入券暨口號特別証書三項者概不得入　其中暴劣最著者為省會議員　羅良幹唐支廈及文經緯文斐仇鰲等皆為至死不變之死黨　其議條件（一）挽留仇鰲專任黨務（二）電招本省國民黨在京議員暨各行政官回湘違者處以死刑（三）宣布應赴死刑各員如郭人漳（抒查抄家產）陳家鼎（並掘毀坟墓）唐乾一譚延闓陳炳煥（現任國務廳警備處處長）粟戡時（前外交司長）譚陳粟三人本當擁護憲政黨　近來兩次反對獨立　故該黨忌之甚深　若譚陳能於任內趕速宣布獨立　方可免除死刑（四）驅逐中央委任　及反對該黨官員國務警備處長陳炳煥　交涉特派員陳安良　長沙關監督張緝光（以上係中央委任）　政報總理貝允晰　前長江水師司令李燮和（以上反對國民黨）　礦務局長黃忠績　前軍事廳廳長張其鍠等（五）不承認湘籍各員　如楊度熊希齡廖名縉與共和統一民主各黨幹事以上人員

衆議院之大武戲

●日昨衆議院開會因借款問題　國民黨黨員江西陸某將統一黨黨員丁廷謇毆打受傷極重　餘容明日補登

孫文忠告黃興語●上海最近消息 孫文决計日內北上 以蓋前愆 前已復有最後之忠告致黃興 勸以大局爲重 不可意氣用事 日近來足下種種舉動 頗見疑於國民 望急自檢 至鈍初被刺及大借款兩事 自有國會從中主持 足下應靜待解决 抑文更有進者 足下曾憶起義時先烈諸君之言乎 文猶憶及二語（專制推倒之後 即爲功成身退之時） 嗚呼曾幾何時 言猶歷歷在耳 而足下之初心竟變 尙復何言耶 文行矣 望自珍攝 中國之存亡 將於足下卜之 披膽血陳聊盡忠告云云

●本京新聞●

歡迎美賓●美國紳商團三十餘人 日內到京 中美國民同盟會 定於五月二十七日 即禮拜日 下午四點鐘 在順治門外 畿輔先哲祠內 開歡迎大會 想屆時必有翻熱鬧

禁衛演操●禁衛軍第四標 於下星期至星期六 在京西藍靛廠一帶 演習實行打靶 刻已佈告人民 屆時萬勿驚慌

議長遭險●衆議院議長湯濟武 寓民主黨本部 二十二號民主黨院內 突有一面生可疑之人 懷中帶有危險物 向僕役詢問湯議長 在家與否 繼又兩次直抵幹事室中 幸湯議長不在室內 始得無事 待至本部人查覺 便索此人 有僕役目覩其倉皇遁走 是日午後湯議長又接一函 署名愛公者言 函內大致謂 日內某黨陰謀對於公將有所不利 倘日內有人送水果書籍等物 均請注意 行動一切 亦宜謹防云

滿扣一成●本報二十一號所紀左翼廂黃漢多扣一成一則 係滿誤作漢 昨已正出 現後鑲黃滿五個甲喇全體來函一件 據云鑲黃漢多年兵餉銀 全足數放給兵丁 唯鑲黃滿衙門內 有龔家弟兄勾串該管堂官大人王爺宅內 以至參佐領伯什戶 層層尅扣 故此一律放給兵丁六成 中函求代更正等語 當又接到鑲黃漢來函 並將本固山實放銅元數目 均皆開來 計四兩搭放銅元一百枚 三兩一百零七枚 着育兵五十三枚 向係黑紅包名目 囑爲調查宣布等語 文館核計滿漢所放之數相差一倍有餘 不知是否財政部有意排滿 故意少放給滿洲 抑或實係該旗經手人侵吞 際此生計艱難之時 即全數放給 尚不足一人餬口 再若高下其手 苦旗丁豈不更無生路

抄獲密函●軍政執法處前早派人在校場三條傳文都家內 搜出革命密函數件 該女士業在津捕獲

雷燈炸裂●地安門外龍頭井地方 馬路電燈 於陽歷二十一號下午六點餘 忽然炸裂 幸未傷人

槍斃游勇●十九號午後四鐘餘 通州東門外 由毅軍兵士多名 緝由游勇一名 在該處槍斃正法

暗賣被抄●前晚外左五區 在崇文門外明因寺街西口內路南 會始家抄獲男女人犯六名口 正明齋餑餑鋪掌櫃的 也在被抄之數

專門外科 張月橋 本醫士研究花柳各症歷有年所 復經中華西醫學研究會考入最優等醫生 一切花柳以及五淋痔瘡便毒魚口楊梅結毒筋疼痛或服過與割之藥及傳染妻子一切人 皆可核病用藥 定日保好 凡世上所售治花柳之藥 皆一藥皆治百病 其遲延貽誤 何可勝言 本醫士治病負完全責任 願病者勿

那榮會子任　那袋陞十原　海百川

時評

●某議員自命不凡

近日參衆兩院之爭議問題不一　論點不一　手段亦不一　大抵最流行之一派　則爲不講理由　一味謾罵　王八兎子之聲　幾於震傷耳膜　亦太傷雅道矣　其尤趣者　則莫過於衆議院議員之詈議長爲狗議長

記者曰　方以類聚　物以羣分　議長果爲何許人　吾不得而知之　然使審如某議員所言　則某議員之自待　亦良不薄矣

寓言（慧公）

●盗談

崔蒲之澤　集羣盗焉　相聚而言曰　月明星稀　萬籟無聲　正吾輩行劫之時也　曷往擇鄉之殷厚者　試吾技　而實吾囊

一盗曰　反正以來　吾鄉一貧如洗矣　輸捐納餉　搜括靡遺　富豪夷爲中資　中資轉於溝壑　豈復有家儲金粟　足供吾輩之一攫者

一盗曰　誠然　雖偶有一二富室　然已與彼結密約　月出金錢供獻吾輩　以幸一夕之安枕　若由劫之　必失信於富室　無肯與吾輩結特約者矣

一盗曰　然則將奈何　其之某農家乎　吾聞彼販去牲畜　尚存銅元三四百枚　劫之不無小補

一盗曰　其隣某寡婦　儲織布二疋　亦可並攫之

一盗曰　是不如某農戶　農戶有牛一　售之可値二十千　又少女美而艶　供吾輩一夕之娛樂也

一盗曰　是太冒味　如告發將奈何

一盗曰　吾昔日當兵時　已置性命於腦後　此時饑寒交迫　寧復計生死而不前　况行政官長方粉飾太平　必諱言盜賊　知事官方爭權攘利　必不暇治賊

盗如是　吾輩又何患焉　羣盗明火執械　閧然而去

新大學

大學之道　在廣營業　在斂錢
在喪良廉恥
無恥而后能險　險而后能狠　狠而后能惡　惡而后能騙　騙而后能得

是故欲廣營業於學界者　先辦其學　欲辦其學者　先多其生　欲多其生者　先廣其路　欲廣其路者　先美其名　欲美其名者　先吹其牛　欲吹其牛者　先厚其臉　厚臉必黑心

心黑而后臉厚　臉厚而后牛吹　牛吹而后名美　名美而后路廣　路廣而后生多　生多而后學辦　學辦而后營業大

是故自市儈以至於匪盗　壹是皆以取錄爲本

隨便說說（氷言）

▲有紙幣而無現銀　人謂爲銀行　吾曰謂爲紙行　似較切實

▲學校而有營業性質　人謂爲通才學校　吾曰謂爲通財學校　似較切實

▲六國飯店德昌飯店等大館　馬車如雲　絡繹不絕　視之皆政界中人　每日無事在此消遣　人謂爲大餐　吾曰謂爲素餐　似較切實